

地角风情

▲ 吴景娅

地角的云瓦灰瓦灰的，很凝重的模样儿。海，到了这里，顺着长长伸出去的一叶嶙峋礁石陡然转个弯，像书法家最随心所欲挥出的“之”字。地角的地名是否就此得了来历？

同样瓦灰色的细碎浪花儿一急一缓舔着天涯边，海天融为了一体；混混沌沌，鸿鸿蒙蒙，世纪之初才有的率真。

地角的风带有浓郁的咸腥味，那是堤坝上成片成片的鱼干晒棚所致。棚架，竹蔑块铺成，上面错落有致地泊着黑黝黝的章鱼、鱿鱼、八角鱼干。虽然它们已弃甲丢鳞、支离破碎，炎炎毒日下全成了太阳的俘虏，但依然保持了水中遨游的自由而欢畅的动感。有年迈的老阿婆蹒跚其中，用大蒲扇驱赶蚊虫，又用瘦骨苍苍的手轻轻翻弄着鱼干，伺候孙儿女样的经心。老阿婆，黑绸衣、黑绸裤，背上却悬一条长长细辫，亮亮的红毛线头系在发梢，海风微微，起时，一团鲜红便在鱼干晒棚间蜻蜓般地跳跃。

地角：不过偏居北海的一隅，从市区哪个角落来，也是单车半个小时便可及。但外地人、包括北海的当地人却鲜有涉足，使与豪华喧嚣的“皇都饭店”相距数步之遥的它隐于某种神秘中。去地角，倒有去地老天荒之所探秘的悬念感了。

同行的韦大姐，多年前曾是一岛屿上的打鱼女，对地角这种充满着渔业文化气息的地方该是司空见惯。但或许受了我和小雪两个“川耗子”浪漫情怀的感染，竟也兴致勃勃欣然前往，并一改平素的拘谨，隆重地着一身白底碎花的连衣裙，任婆婆娑娑的裙裾荡漾在褐黄色的脚蹻上，脚下随意蹬了湖蓝色的拖鞋，清爽而朴实的打扮僻与地角的乡风民韵极为呼应。

拐过一道弯，见一庙宇模样的房舍冷幽幽的茺立山坳里，心想该是渔家心仪的地方——龙王庙了。抵庙门，吱呀一声从里面出、来位精瘦的老者，打量我们几眼便指点对面的山梁一个劲打作揖的手势。我想，他或许是庙里主持，要我们先向东方叩拜后方能入庙门罢。便定心静气，肃穆而虔诚地朝远方一叩三拜。他似乎更着急了，呀呀叫着仍朝着前方指手画脚。前方的山梁也是瓦灰瓦灰的，一朵淡云悠悠飘过，才让我看清梁子边竟有红率的旗幡猎猎飞舞，旗幡后是座颇具气势的庙宇。

与在川中见过的古刹名寺不同，这座庙宇呈露着淡淡平民气，大门上高悬了“大王宫”的横匾，左右分别为“思罩海角，泽遍天涯”的对联，青砖墙壁上，艳俗艳俗的色彩描了“游湖借伞”、“卧佛听松”“宗保招亲”等传说典故的年画。光看门庭，不像肃肃然，虎着脸儿吓人的庙寺，倒像寻常人家的堂屋。

空旷的大殿中供了二郎神君、土地公公、杨二公等神像，四周都飞舞着上书“四季平安”、“保佑平安”、“一路平安”的锦幛。最让我稀奇的是，一面墙上挤挤匝匝挂了数不清的镜框，有精致贝雕工艺品、有栩栩生动的丝绣工艺品，上用工工整整的红字写了“敬送大王宫众位神灵爷爷惠存”，落款为“李三妹、何大姐、黄阿姨”……有远道来的香客正在求签，不幸抽了下下签，庙主持悲天悯人一脸悲戚地用难懂的北海话为他念签语，时髦的小伙倒笑嘻嘻地不在乎，他未必诚心来求什么？

但认真而虔诚来此求什么的却大有人在。一对老阿公阿婆，互相搀扶着爬上高高的石阶，入得宫门即颤颤巍巍仆倒在蒲团上，面对高高在上的诸神，深深低下头去，良久，起身，老阿婆从皱巴巴的黑丝帕中取出两张拾元的钞票，郑重地投入“功德箱”中，又独持一炷香来到宫外的香炉前，小心翼翼地插上，面朝大海跪拜，瞑上一对混浊的老眼，口里念念有词……哗哗的海潮声汹涌而来，像性情暴戾的男人，击退一切平和的声响，让满世界都弥漫他那粗犷、毫无节制的怒嚎。海，其实还隔得很远，但急湍迸溅三千尺的浪珠儿似乎巨虬上天似的，会润湿她的双脚，会润湿大王宫前每一寸泥土……而她。只顾做自己的祈祷，灼灼烈日下，专心致志，一点也不马虎。我看看表，她已跪了半个多钟头。我猜想，遥远遥远的海上，一定有她的儿子或孙子在与风浪搏斗……

这时，水天由半下午的瓦灰变成了橘黄，像镀了金的一袭袈裟，天变得更高深，海变得更阔远，反衬着老阿婆愈发瘦弱、渺小，如一星浮尘悬于天地间。但她的身影让人生出莫名感动，联想起宫里有那么多个“平安”字迹的锦幛，那么多诚心诚意献给神灵的礼物，以局外人的眼光去看。它们似乎幼稚得可笑。但置身此景，你会深味一种人类挚著、倔强和热忱的精神。你甚至会这样想：面对如此虔诚的敬意，大海真的不心存爱心和畏惧？

夕阳朦胧着眼昏昏欲睡了，我们也将回家赶晚饭。踏着长长的影子，享受薰薰海风，彼此以沉静的目光交流着不可言传的感受。影子中，数韦大姐的细长而婀娜，足以证明她常自诩的“年轻时身子苗条得好看”是千真万确的实事。天边徘徊的一缕晚霞醉进她的眸子里，深凹的眼睛便是一泓流溢着五光十色的古井。“韦大姐姑娘时，一定是靓妹，好多人追的靓妹。”我和小雪情不自禁被满脸生动的韦大姐吸引了。“那倒不是”，韦大姐几分娇羞，不地道的普通话更是忸怩得可爱。“嗨，说起做姑娘时啊……”大姐的上半截子话未完，下半截子的话早被海风吹得老远老远……“那时，喜欢上一个教书先生，人样儿俊俊的，长得挺精神。我们同在大队宣传队唱歌、跳舞，他还教我学珠算……后来呀，他去了南宁省城读书，又分配在那里教书。我在岛上仔细一想，南宁那地方肯定远远的，怕是要到天边了。那种热闹的城市我一个岛上的妹子又能去干什么呢？便托人带了信去，要他好好安心在那里教书，碰到模样靓心肠好的妹子就娶来做老婆。要他莫担心我，我会好好打鱼、织网、过自己的日子……那年秋后，他的回信托人捎来时，我已跟了现在的老公……”

大姐的故事散散淡淡，随着悠长悠长的渔村小巷曲曲弯弯。村里已是掌灯时分，暖暖的灯光从一家家门缝、窗帘子边泄漏出来，偶尔还挟裹着一字半词的红线女粤剧的唱腔。街口，银髯飘飘的老阿公牵着牙牙学语的小孙儿在等候出海未归的亲人；葡萄架下，一家子正开晚饭，七八只黧黑黑的手巧巧剥开着贝壳，螃蟹……

潮声很近，依旧汹汹地唬人。但听着潮声的人们怡然过着自己的日子。